

27

# 紅軍长征经过 貴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調查

(第二集)

(貴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資料之二十六)



貴州省民族研究所編印

1965年9月

# 壹、紅一方面軍长征經過 黔东南地区的路綫

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为了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和北上抗日，一九三四年十月由江西出发，开始了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

同年十一月底，红军胜利进抵湖南西部的通道县。然后分左右两路大军，齐头并进，直插黔东南。一路势如破竹，連战連进。二十多天之内，連克黎平、錦屏、剑河、台江、鎮远、施秉、黄平等县，直逼烏江南岸。

## 右路大軍的进军路綫

右路大军于十二月初从湖南通道县出发，经平茶、宁溪、界牌，进入黔东南黎平县的马家团、猫儿塘，占领了潭溪。由潭溪分兵两路：一路经下古屯、小里、中黄、高寨，进入錦屏县的敦寨、同古，将敌二十五军周芳仁旅赵璧輝营击潰，同年十二月十六日，解放錦屏县城。然后再沿清水江西上，经偶里、平略、彰化，与主力部队汇合于瑤光（河口）。另一路是主力部队，从潭溪经十万坪、草鞋鋪至五里桥，于同年十二月十四日进入黎平县城。在黎平稍事休息，召开了党中央政治局会议，确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。红军总政治部还通告全军：在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时，要绝对遵守紀律，绝对尊重少数民族群众，搞好民族关系。

政治局会议之后，红军继续前进，过楼場坡，经八舟、新寨屯、玉田湾、敖市，直下錦屏县属的隆里所、启蒙（婆洞）、瑤光（河口）。占领瑤光后，又分兵一支横渡清水江，经彥洞，出剑河县属的化敖、南明，向西折入三穗县的良上、大巴冶，到剑河县的岑松，与由剑河出发的一支红军汇合。主力部队则由瑤光出发，沿清水江而上，进入剑河县属的南嘉、柳霽、南寨，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，解放剑河县城。

占领剑河后，又分兵两路：一路向岑松前进，与由瑤光来的一支红军汇合，经鎮远县属的报京、松柏洞、京堡，占领湘黔公路要隘两路口。随后，继续向鎮远前进，与从施洞出发的一支红军汇合。一路从剑河城出发，经展架，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占领台江县属的革东。占领革东后，又分兵一支直取台江，与左路大军汇合。主力部队则从革东经宝貢、平兆，进占施洞口。

在施洞口再分兵两路。一路经施秉县属的楊家湾、黄中堡进入鎮远县的鼓楼坪，于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抵鎮远，与由岑松来的红军汇合，击潰敌二十五军第四团、第八团，解放了鎮远县城。其后，沿湘黔公路西进，直入施秉县境。另一路沿清水江而上，经施秉县属的平寨、新城、白洗，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解放了施秉县城，与由鎮远西进的红军汇合。

大军占领施秉后，再分两路：一路北上经紫荆关、大塘铺，攻占余庆县城。一路向西进入黄平县属的东坡、黄野、罗郎、太翁铺，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进占旧州和松洞，出黄平县境进入瓮安县地界。

### 左路大军的进军路线

左路大军由湖南通道县属的播阳出发，进入黔东南黎平县的洪州，经下温、洪家屯、尹所、黄堡、林掌，于同年十二月十四日与右路大军汇合于黎平城。然后由城西出发，过三什江、地西、平南、高场、高更、罗里至八里。在八里分兵一部经锦屏县属的八寿，与右路大军汇合于瑤光。主力军则从八里经高绍、平寨入岑己。

到岑己，又分兵一支插入榕江县属的朗洞，再经剑河县属的大勇、久仰，入台江县属的巫脚交与大军汇合。主力军则由岑己出发，到剑河县的南哨。在此又分兵一部进入剑河县城，与右路大军汇合；其余过章汉堡、加禾，进入台江县属的巫脚交，与由岑己来的一支红军汇合，于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解放台江县城，与由革东来的红军汇合。然后西进占报效、棉花坪，横渡清水江，插入施秉县属的平寨，转入黄平县属的谷陇、黄飘至五里桥，击溃敌二十五军第五团和第六团，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，解放黄平县城。接着经吴家塘、四方井进入旧州，与右路大军汇合，然后经松洞，出黄平县境，进入瓮安县地界。

## 貳、黎平县

### 一、城关鎮

#### 欢迎红军去

红一方面军进入黎平前，駐黎平的黔军第四旅第七团（周芳仁部）和十五团（金祖典部）以及来自从江、榕江、剑河、錦屏一带的民团，得知红军行将入城，早就弃城逃走。

城内的大地主、大商人和伪官吏早已逃得无影无踪。一般贫苦市民和中小商人，因同年八月红六军团路过这里，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，因而比较鎮定。这次听说红军又来了，都很高兴。当时就由钟敬斋、刘八元、张月清、王华堂等人出面，分头组织群众赶制旗帜，筹办鞭炮，准备迎接红军。

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四日，钟敬斋等人听说红军快到了，就满街敲锣打鼓，集合了三四百人，列队出城欢迎。走到东门外长街，遇上了红军先头部队。他们刚要燃放鞭炮，红军急忙摆手，叫他们等大部队来了再放。他们走到五里桥过去六七里的地方，迎上了红军大部队，就敲锣打鼓，燃放鞭炮，将红军迎进了城。在城里的群众，也齐集在街头热烈欢迎。

城里大地主大商人的鋪面全关着，中等商人还不很放心，开门做生意的也不多，只有些小商小贩在营业。钟敬斋等人为了使红军有物可买，就叫人到各家店鋪，将油盐、百货集中起来卖给红军，然后将钱分给各店主；叫米商朱成武、米販高开云、布商张克明等人到中潮所、潘老場等处购买油盐卖给红军；叫左子良等领红军到各处开公仓，以充军粮；叫张月清等到地主商人张大兴、赵福順、顾太和等家将酒抬来供应红军。其他群众帮助红军到各大地主家里挑谷子，帮助篩碾。

#### “打富济貧”

黎平城里有大小地主三百多戶，年收租谷大者三四千挑，小的一二百挑。有的是有钱有势的官僚地主。如大地主赵輔臣有田数千挑产量，其弟是国民党某宪兵团团长；大地主张松生有田数千挑产量，其子有多人是国民党军政官吏。有的是大地主兼商人。如余云兴兼做布匹生意，高协兴兼做杂货生意。有的是占有大量财富，全城闻名。如张松生以谷多著称，胡棣华（大商人、大高利貸者）以钱多著称，朱良臣（大木商）以树多著称。这些财富都是剝削劳苦群众积累起来的。

红军入城后，立即开展打土豪的斗争。一面派人捉拿逃藏地主，将地主朱信昌、张凤占等二十余名捉拿归案，勒令他们交出财物；一面沒收地主财产，对罪恶多端、民憤极大者执行枪决。团防局军需兼城关中区伪区长蒋维儒，畏罪逃到地西，被红军捉住拉到城关处决。

没收地主财物后，就在荷花塘德一小学门口召开群众大会，将没收来的粮食、油盐、衣被、布匹和日常用具等等，一一清点好，向群众说明“打富济贫”的革命道理，接着就进行分配。分配办法事先已同群众商定，共分三等：甲等是最穷的人，分得东西最多，以粮食、衣服、银钱为主；乙等以用具或其他杂物为主；丙等最少。张月清属于甲等，分得棉被一床、衣服三件、谷子四百斤、猪肉若干斤。贫农胡邹氏分得猪油几十斤。贫农陆李氏分得猪肉若干斤、衣服数件。贫农张青分得三百斤谷子，麻线和土布各若干。贫民蒋维平分得棉衣一件、锅一口、箱子一只，肉和糖若干斤。小贩晏志贵、易治大等也分得不少东西。他们分得东西后都同声称赞说：“红军是我们的军队，专为穷人办事。”易治大非常感动，还跑到台上去讲了话。

### 革命的宣传活动

红军除召开群众大会之外，还召开了許多小会，宣传党的纲领，说明党的民族政策，阐述红军的宗旨和纪律。到处写着标语和口号，画了巨幅的漫画。“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！”“打倒法西斯蒂！”“打富济贫！”“打倒土豪劣绅！”“红军是工农的军队！”等等标语，到处皆是，给群众的印象最为深刻。在县政府门口两边墙上，画有两幅漫画。一边是：一个脚穿木鞋，身穿和尚衣的日本人，背上背着儿皇帝溥仪，面对着山海关城楼。日本人的前面，是身穿中山服的卖国贼蒋介石，拉着日本人向山海关走。另一边是：一个大地球，上有中国地图，旁边有一个蒋匪军官用刺刀将地球切成两半，旁边注有“出卖祖国”四个大字。这些画通俗易懂，群众看了都知道蒋介石是出卖祖国的罪魁。

### 保护工商业

红军入城后，看到一部分商人关门闭户，就向群众广泛宣传，说明红军公平交易、保护工商业，并叫唱戏的周花脸等在街上打锣宣传，叫大家安心。逃跑了的动员他们回来。

商人们听到宣传，又看到营业的商号和小贩生意都很好，红军确实纪律严明，公平交易，就先后打开铺面，拿出各种货物供应红军。当时的市场繁荣景况，为黎平历史上所罕见。张一之的杂货店一天可卖三四十元大洋，比平常增加四五倍。宁会卿的理发店过去一天收入不过几角钱，现在一天可得大洋十几元。李子善的酒肉店，过去一天只卖十多元，现在一天就卖四十多元。其他如赵发祥的杂货店，王华堂的粉馆，雷德生的中药铺……，营业额都增加了几倍。城关附近的高屯、黄土田、八舟、山脚村等地农民，听说红军公买公卖，也都挑着鸡鸭、柴火、小荣等物进城卖给红军。

黎平市场通用的货币是银元和铜元，红军使用的多是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”纸币。为了使群众不受损失，红军临走时，还通知群众到银行去换大洋。一般群众都很感动地说：“红军真是关心人民利益，不叫老百姓吃一点亏。”

### 红军好得很

红军纪律严明，处处关心群众，不损害群众利益。红军杀了吴岁廷家两头猪，因吴不在家，就把钱托邻居钟四老婆转交给他。红军在高牛氏家买了一碗酸菜，也给了两角钱。住蒋维平家的红军，还帮他家养鸡喂猪。他婆婆另住一边，屋里有些木炭，红军误

认为是地主的就拿去用了，后来知道是他家的，立即制止，并向她道歉赔偿。

红军看到谢罗氏家贫苦，马上给她送去一匹青布，一封铜元。理发的宁会卿在红军来的那几天，因生意特别忙，红军自动的帮他担水、烧水、煮饭和照顾小孩。东门外孤寡林老瞎子，经常没有饭吃，红军的炊事员就每天送饭给他。贫民张月清的老婆要生孩子了，红军就送给他家四百斤谷子。小贩李满家不慎失火，他七十多岁的老祖母陷在火海中，十分危急，红军个个争先抢救，一个战士不顾生命危险，首先冲进火海，将他祖母救出。火扑灭后，战士们都来慰问他，首长们还把没收土豪家的被子、衣服、家具等物，酌情送给他家一部，使他重新安起了家。他们全家都感谢红军是救命恩人。

### 人 民 爱 红 军

人民把红军当做自己的亲人，有事都去相帮，有的帮红军缝制衣服、米袋、裹腿，有的帮红军舂米。东门外有二十多家人帮红军舂米，簸的簸、筛的筛，整整忙了四五天。龙奶奶帮红军筛了几天谷子，还缝了十几根粮串袋。左竹坡贫农妇女高牛氏，动员了几个家族妇女，帮红军筛谷子、舂米、缝米袋和裹腿，一连做了几天。

红军走时，有很多群众去带路。如刘八元给红军带路到新寨屯，张月清带路到台江的革东。红军对带路的群众非常关心，不但不打、不骂，而且给吃、给穿、给报酬。刘八元、张月清回来时，都得了十块大洋。

红军要离开时，群众都恋恋不舍，希望红军不要走。很多人在送别时，一再嘱咐：“只有你们来了，我们穷人才得好日子过，二天一定要回来啊！”有些人很惋惜的说：“红军不走多么好！要能永远在这里，我们就有办法罗！”一个读过古书的老先生说：“古书上说的仁义之师，我今天算是看到啦。”另一个接口说：“不错，是仁义之师，仁义之师。”东门外的群众，当红军走时，都挑水放在门口，让红军使用，有的还送了镜子等物。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，人们看到解放军的布告上签署有毛主席的名字，都欣然奔走相告：“毛泽东回来了，毛泽东回来了，我们穷人有办法罗！”

### 红 军 女 将 金 团 长

红军在黎平时，在城关姚家巷内住有一个女同志，她中等身材，穿一件黄色军衣，有时也穿便衣，很朴素。

她常到群众家串门，给妇女们讲打土豪、分田地的革命道理。群众都非常信任她。当她动员群众帮助红军舂米时，巷子里的很多群众都来参加。在劳动中有人问她姓什么，她说姓金。再问她做什么工作，当什么官，她说是干革命工作，其余的就不说了。后来，大家听到战士们叫她团长，方才知道她是一个女将。

金团长对群众和战士非常关心，休息的时候，就给战士缝制米袋，有时也帮群众作家务。她发动群众斗争土豪，给群众分胜利果实。妇女们来帮红军舂米，她不让她们自己煮饭，安排战士们顿顿送饭送肉，慰劳她们。妇女们感谢她，她就说：“不用感谢，你们辛苦了。”大家回答说：“为红军出一点力，这算什么。”群众帮助红军劳动，她每次都给报酬，但经常被群众谢绝：“你们给我们饭吃，又帮我们做了很多好事，怎么还能再要工钱。”

有一天金团长到王淑珍家借针线补鞋，被王淑珍抢去补了。金团长要给工钱，王坚决不要。金团长非常感激，连声道谢。

金团长走时，为了感谢群众对红军的热情帮助，又分给每人十斤谷子。

### 尽我们的力量

红军走后，有十几个掉队的伤病员，被国民党反动派捉去关入监牢，其中有一个十五岁的小红军，名叫左荣华，是江西武宁人。因他年幼，被群众保出。药商肖子厚将他领回家中，以亲生儿子看待，给他剃头，给他棉衣，给他治病，使他逐渐恢复了健康。后又教他识字、认药。左荣华长大后，又给他娶了媳妇。

不久，有五六个掉队的红军伤病员来到黎平，住在东门外老龙殿里，不能行动。东门外贫民妇女胡邹氏和唐珍两人不顾危险，偷偷去探望，给他们送饭，送开水。因伤病员病势太重，不久就死了四个。周围群众吴维安、王力成，朱磊子等数十人，就自动组织起来，出钱的出钱，出力的出力，把死去的红军安葬了。吴邹氏一家三口人，全靠给地主做工维持生计，生活很困难，为表示她对红军的爱戴，也捐了铜元一千文。有人看她过于贫寒，劝她不必捐了，她说：“尽我的力量嘛。”

不久，又有三个掉队的红军，被国民党匪军杀害。群众发现时，有一个还没有死，大家就设法抢救。由于颈部刀伤很重，抢救无效，大家就含着眼泪把他们掩埋了。

### 关于红军侦察员的传说

红军快到黎平前，有一天，草医刘汉魁正摆着摊子卖药，忽然来了两个卖袜子的商人，听口音是湖南人，其中一个穿草鞋打破了脚叫刘汉魁给他看伤。他对刘说：“我们这些穷杆子，不出力气就不得吃的，没有办法，只好东走西荡，做小生意讨点饭吃。一天跑到黑，才得两文钱，真苦啊！”第二天来换药时他又说：“不久红军就要来了，他们是来打富济贫的。我们都是穷人，不要怕，他们来了就有办法了。”换好药，他付了钱，谢了一声逡自走了。两天后，红军真的来了，他们对穷人特别好，确实象两个湖南“商人”所说的那样。人们这时纷纷猜测，卖袜子的湖南商人，可能就是红军的侦察员。

## 二、地 西

地西是一个侗族寨子。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红军来到地西，先后过了七天七夜。

红军到后，就把地主家的东西分给贫苦农民。当时分得东西的人很多。如吴冬庆得了四十斤谷子和八升大米，杨光志得了一个小铜锅、十几顶帽子和一床棉被，郑祖兴得了三四斤猪肉。

红军走时，杨光志、钟文沅、钟佩银、郭志春等给红军带路到剑河。一路上红军对他们照顾的非常周到，每天都给他们吃白米饭和酒肉。每到一个地方，红军都要先给他们安排住处，打洗脸水和洗脚水，开饭时也叫他们先吃。有一次，饭做的不多，红军让他们先吃，他们过意不去，说什么也不肯先吃，红军无法，只好提议大家一同吃。他们带路只挑三四十斤东西，本不算重，但红军经常来说：“你们辛苦了，我来换你。”他们深感红军非常体贴人，没有一个让红军挑的。回来时，红军还给他们每人四块大洋。

红军对待战友亲如兄弟。在行军中，有的同志走累了，同志们马上就将他的行李接过去。在地西柳寨，有一个红军病了，大家一直把他抬到剑河城。只在万不得已的时

候，才将重病号留在老乡家。有一个红军战士到地西时病得很厉害，上级将他留在楊光志家疗养。红军走时对楊光志说：“請你好好照料他，好了就收他做你的儿子，万一死了，这里有两元大洋，就作为安葬费吧！”

红军走后七八天，有六七个因病掉队的战士，到楊光志家住了一段时间，病稍好后，又继续追赶部队去了。临走时，一个红军送给他一个小皮包和一件棉衣。

### 三、少 寨

少寨分上下两寨，是个侗族寨子。一九三四年古历十一月五日红军来到少寨。当天晚上有一个刘排长点火到群众家中去找东西，不慎失火。红军战士们看见火起，个个奋不顾身的爭先抢救。因都是草房，再加括风，火乘风威，风助火势，霎时到处延烧起来，结果只救了三幢砖房，烧毁了三十多户。

事后，红军立即组织救济工作，挨家挨户进行慰问和調查，并根据情况进行了赔偿。贫雇农生活困难，赔偿较多，中农虽受損失，但困难较小，赔偿较少，侗族贫农欧桂桃正在“坐月子”，房子被烧后，许多红军都来慰问她，并一再道歉说：“烧了你的房子，叫你沒地方住，真对不起。”当即送她很多东西，有猪肉五六十斤、猪油二三十斤、衣服数件、青蓝布各一段、大洋若干。她感激地对红军说：“烧了我一点东西，就给了我这么多，你们这样好，乡保长还昧着良心说你们的坏話哟！”贫农莫秀珍在山上看到火起就跑回家来，一到寨内就有一个红军营长问她損失了多少东西，接着又有一个团长来到她家赔偿了損失，并劝她安心，说红军决不会亏待穷人。大家虽然受到損失，但都得到了补偿，困难基本解决，因而都很满意。群众紛紛反映说：“幸好是红军，要是碰上国民党，就该我们倒霉了。”

### 四、石 家 脑

#### 一 顆赤心为紅軍

石家脑位于潭溪南二十里的高山上。这里只有一户人家，主人姓石名世元，汉族，妻吳氏，子大保，一家三口。他们除种庄稼外，有时也上山采药和打猎来弥补生活。

一九三四年古历十一月中旬，红军从这里过完后，有两个重病的干部掉了队。他们为了避免敌人的搜捕，藏在山上已有几天沒有吃喝了。一天，石世元出外采药，在山上遇到了他们。他们看世元忠厚诚实，就向他告诉了真情。世元听了非常同情，急忙回家取来飯食和开水，侍候红军吃喝。五天之后，两位红军病情逐漸好转，石世元想将他们移到家中休养，但又担心被敌人发觉出问题，就将他们移到“松毛冲”躲藏。这里离家很近，又比较安全。过了几天，世元看着沒有发生什么情况，就将他们移到家中，让他们躲在楼上疗养。世元为了安全，给他两人换上了便衣，并让他们改姓吳，認石世元之妻为姊。石家的生活贫困，两个红军为了减轻他的負担，除给他一些钱外，就天天到坡上去挖蕨根代替粮食。

不知怎么，石世元掩护红军的事被伪保长和匪军知道了。腊月二十二日，伪军赵营长带着一批烂兵到石家搜查，指着两个红军恶狠狠地地质问世元：“这是你家什么人？”



说着就将两个红军抓起来。世元老婆说：“这是我的两个兄弟，你们不能抓走！”敌人不理她，到处搜查，在石家和附近搜出駁壳枪一支、子弹十发、武装带、军衣、油布、毛毯、日记本、文件、部队花名册等若干件，又将两人身上带的五十多块大洋通通搜去。随即将石世元和两个红军绑到潭溪镇上。

到潭溪，石世元经亲戚担保很快就被释放了。他出来后，为了营救两个红军，把自己唯一的一头牛作为贿赂，将两个红军保回。以后伪保长从红军日记和文件中，发觉这两个红军是党的干部，并将情况告诉了白匪军的赵营长。同月二十九日，赵营长派了几百人來包围石家，一进门就罵老人“通匪、通共”，并从草堆內又将两人搜出，拉到一个山林深澗边杀害。

老人把两个红军安埋后，为了避祸，在第二年二月初八日，把全家搬到羊团去了。

## 五、高 場

红军刚到高場的那一天，群众都跑了。红军为了便于接近群众，就身穿便衣，头戴斗笠，手拿鋤头，到山上去动员群众回来。经过红军大力宣传和劝说，当天就有三四十人回村。他们刚回村还有些害怕，就都挤在一起住。为了进一步解除群众顾虑，红军反复向大家说明：“红军是穷人的军队，是打富济贫的，将来还要给穷人分土地。我们也是穷人，为了翻身做主人，为了打倒财主，打倒压迫农民的区乡公所，打倒卖国贼蒋介石，才来当红军。红军打富济贫，保护穷人利益，穷人不要害怕。”大家见红军说话和气，不打人、不罵人、不抓丁、不抢东西，才安定下来。有的群众还向红军揭露了地主、乡保长的造谣破坏。

红军在高場写有很多标语，如“取消一切苛捐杂税！”“实行耕者有其田！”“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！”等等。后来，这些标语都被国民党军刮掉了。

红军在高場除在群众家睡觉用一点稻草外，很少借群众的东西，就连煮飯都是自己带来的鍋。吃了群众的东西，一定要付给钱。如红军吃了楊胜高家的菜，他又不在家，就将钱放在拿菜的地方。楊本俊送给红军二十多斤大米，红军给他一块大洋，他不要，红军就说：“你不要钱，我们也不要米了。”楊没有办法，只好将钱收了。他放在楼上一桶小毛粟，红军在他家住，一点也没有动。

红军离开高場的前一天晚上，曾邀请侗族贫农楊光华等人去座谈，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。有六七个红军陪着他们，兴致勃勃地和他们欢叙、話别，还请他们喝酒吃肉，一直暢談到天明。第二天，在楊光华的带动下，就有吴明胜的父亲和楊光勤等人自荐给红军带路。他们将红军一直送到八寿。回来时，一个女红军发给他们每人大米一斤半，大洋一元和路条一张。他们很感激的说：“红军真关心我们，连晚飯米都给我们想到了。”

有个十四岁的小红军，走到高場患了重病，不能再走了。侗族贫农吴明礼深受红军感动，就将这个小红军接到家中，按当时迷信办法，請鬼师给他驅鬼治病。他经过一年多的休养，才恢复了健康。吴明礼待他很好，视如亲子，还送他到学校去读了两年书。

## 六、罗 里

罗里是一个小集镇，居民多为侗族。一九三四年古历十一月红军来到罗里。人们听

说红军要来，很多人都很害怕，纷纷逃往山中。侗族贫农黄德成的爱人，背着被子，牵着孩子，正往山里跑的时候，就碰上了红军。出乎她的意外，红军不但不抢她的东西，还亲切的去帮她拿东西，照顾小孩，并给她说道：“大嫂，不要怕，我们是红军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你家就是有金有银，我们也不动。”人们亲眼看到红军果然和过去一切军队都不同，就陆续地回来了。

红军在罗里写了很多标语。如“农民起来打倒土豪分田地！”“红军绝对保护工农利益！”等等。

罗里街上，当时已比较热闹，有客栈、粉馆、杂货店、烟酒糖果铺，粑粑、小菜样样都有。红军向商贩们买东西公平和气，从不少给一个钱，也不白吃人民的一点东西。侗族杨金兰不在家，红军杀了他一头牛，就将十二块大洋放在牛圈里。杨建华不在家，红军杀了他一头猪，就把钱放在他家里。红军拔了刘培烈家的菜，刘回来在菜地里找到了六百个铜元。因此，群众纷纷反映：“红军的纪律真严明，对老百姓一点也不糟踏。”

红军在罗里，经常给群众做家务。他们从来不进人家内房，对老人、妇女和小孩，都十分尊敬和爱护。

## 叁、錦屏县

### 一、敦寨地区

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五日（农历冬月初九日），红一方面军路经敦寨、花桥，到城南马道子与敌二十五军十五团（金祖典部）发生战斗，红军无一伤亡，敌军被击溃，狼狽逃往王寨（今县城）。

红军快到同古时，汉族贫农刘春莲的丈夫怕被拉伏，早就跑到山上去了。春莲和两个小女儿还未来得及逃跑，红军前锋已到。红军向她讲了很多革命和打富济贫的道理。春莲心想自己是贫苦农民，没有什么可怕的，也就不跑了。红军经常到她家串门，有的送“米花”给她孩子吃，有的送她绣花布，有的送她衣服。打了土豪，她分得五百多斤谷子。春莲为了感谢红军，就主动的去帮红军舂米。红军走时，还给她留下几十个镍币的工资。

红军到同古前夕，汉族贫农单东云即将分娩，其夫因被国民党匪军拉伏怕了，顾不得东云，逃跑上山去了。当红军进到同古正和匪军作战时，东云生下一子，她孤苦伶仃的躺在家中无人照管。红军到后，见她无人照料，生活艰难，几次给她送粮食、白糖、棉布、棉线、手巾等物。东云因被匪军抢劫怕了，对红军又不了解，所以送的东西一点也不敢要。有一个战士的米袋坏了，借她的针线缝补，顺便将袋内的米倒出送她，她也不敢要。红军知道她是害怕，在离开时，悄悄地给她留下一些钱和物品。

红军在同古时，将土豪家的粮食、衣物、猪肉等分给贫苦农民。

一九三四年冬月，红一方面军到了隆里场。因为不久前红六军团从此经过，群众知道红军是穷人的军队，纪律严明。这次不但没有跑，还自动组织起来，推选汉族贫农夏鼎元等为领导，买了鞭炮，写了标语，敲锣打鼓的欢迎红军。又准备了很多柴、草、粮食供应红军。红军到后，在大街口上向欢迎的群众表示谢意，并作了讲话，散发了传单。

红军前后从这里过了七八天，街上写满了标语、政纲，还贴了很多布告。

红军走时，很多群众都主动的去带路，回来时，红军还送了一些东西。如王承基给红军带路到黎平的尚洞，回来时，红军送给他一床棉絮。

### 二、启蒙地区

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五日，红一方面军经过启蒙地区。

红一军团直属部队驻在八瓢。在杨秀彬家住的红军送给他一个铝制腰形军用饭盒。红军在贫农杨顺辅家菜园子里拔了一些萝卜，他家没有人，就将四个大铜元和一封说明信放在地里。

苗族农民楊秀山给红军带路到瑤光，回来时，红军除付给工资外，还送给他一床军毯。

韶靄至塘东的一段陡峻的山路，被反动派破坏了。红军到后，用两天的时间又重新修了一条道路，直到现在群众仍在使用，人们都称它为“红军路”。

红军到韶靄时，正遇大雨，他们的衣服都被淋湿了，可是没有一个人进群众的屋内。苗族贫农吳本权的母亲看到红军都站在雨地里，就喊他们进屋。吳的母亲除帮助红军刷洗衣服上的泥浆外，还给他们生火烤衣服。红军非常感激，临走时，有一个红军为了感谢老人，送给她一双很漂亮的銅筷子。

红军在启蒙地区写有很多标语，贴有不少文告，有的到现在还很完整，有的只留下一些残迹。

在启蒙街上一家墙上，现在还可看到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綱》的残存字迹。在一个富农家里写有很多标语，堂屋门口左侧写有：“反对官长打罵士兵，要求平等待遇，要求把土地分给士兵！”在楼上写有：“拒绝进攻红军的命令，要求北上抗日！同红军一起抗日去！自动派代表到红军中来，共同组织停战抗日同盟！暴动起来，打倒土豪分田地！取消一切苛捐杂稅！参加过大革命时代农民运动与湘南暴动的弟兄们大家到红军中去！组织士兵会，要求抗日以及一切言論、集会、结社、出版的自由！”正房外面两根杉柱上写有：“实行民族平等！实行民族自决！苗人汉人在政治上、经济上享有平等权利！”在塘东一幢木房上留有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綱》的遗迹。在小学后面仓库墙上写有：“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！”

龙里司观音堂左侧墙上写有：“红军是民众抗日的主力军！”楊氏宗祠右侧墙上写有：“打倒卖国賊汉奸的国民党！”楊金花家墙上有：“打倒卖国的国民党！红军是抗日的武装！”等标语。

八瓢对门寨楊家墙上有：“红军是工农的武装！取消国民党的一切苛捐杂稅，焚烧田契借约！农民起来实行土地革命！”在楊正根门前墙上写有：“武装起来，暴动起来，实行土地革命！”右侧有：“打倒国民党军队！红军不派民伕，不抓农民当兵！”凉亭里贴有三张布告，现已残缺不全。第一张是《告白军兄弟书》，共十条。第二张内容大意是说：国民党横征暴斂，征收的稅款，不去做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，不救济灾民，不兴修水利，却用来打红军等。第三张是：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綱》。

瑤光有：“活捉军阀王家烈”的标语和《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綱》。

培亮寨写有：“打倒土豪分田地！”

鵬池写有：“红军是抗日反帝的主力军！”

# 肆、劍 河 县

## 一、城 关 鎖

### 奇 怪 的 “ 生 意 人 ”

红军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上旬进入剑河县的。

红军未到县城前，忽由湖南来了一些生意人，有的是刻图章，有的是照像，有的是卖鼎罐。特别是那些卖鼎罐的最使苗族群众感到稀奇：他们怎么这样清楚苗族喜欢用鼎罐？他们卖鼎罐时为什么遇到穷苦人就说，你们喜欢就买去，没有钱也不要紧，二天我们再来收钱。虽然如此，但谁也没有怀疑他们是红军。直到红军进城后，人们看到他们不但不逃走，而且还同红军一起搞工作，不久以后，又同红军一道走了。这才知道，这些外来的“生意人”，原来就是红军的侦察队。

### 紅 軍 到 劍 河

当红军大部队快要进城的时候，就派了百十个穿便衣的红军先到县城。他们腰间带着短枪，个个都是精壮的青年，他们向群众打听县府在什么地方，伪保卫队在那里？群众回答说：伪县府衙门就在正街当中，伪保卫队刚才还在城里，现在他们出城到关口去了。红军的先头部队除留一部分防守城关外，其余的直扑关口。当时，守关口的保卫兵大约有三十多人。红军到关口就四面包围，保卫队看见四面都爬上人来，就开枪射击。红军一阵猛冲，保卫兵吓得丢了关口，直往后山丛林中逃窜。红军占领了关口。第二天上午，红军的大部队才进入了县城。

### 恢 复 市 場 交 易

红军入城前，反动派到处宣传，说红军见人就杀，见东西就抢，在群众中造成了恐惧心理，兼之当时军阀連年混战，烧杀淫擄，确实使一般市民遭殃。因此红军进城的当天，大部分关门闭户。市面冷冷清清。

红军入城后，大力宣传党的保护工商业政策，严格执行纪律，迅速取得了各阶层人民的信任。第二天市场交易很快就恢复起来了。除几家外逃地主的商号未开市外，其余油盐、布匹、烟酒、柴火、粑粑、粉面和小菜等，一齐开市，照常营业。十字街贫民张钟国的粉馆开市最早。张钟国原是思南县人，因逃避国民党拉兵而流落剑河，生活无着落，后来在十字街租了一间房子，开了个小粉馆维持生活。红军快到剑河时，国民党政府一再对他恐吓，叫他逃走。他心想：“跑也不是出路。穷人家跑出去还不是餓肚皮！与其出外挨餓，不如在家里卖点粉条总可以得两个钱。”他就这样打定主意不走了。红军进城后，起初他还有点不放心，就抱着“试试看”的心情，首先开店营业。一开店，

就有很多红军来吃粉。他心里猜疑着：“这样多的人吃，会不会给钱？”结果每个红军吃完了粉，都付了钱，分文不少，而且有的还多给了。这一天，他一共卖得三十多块大洋，比平时多了二十多倍。于是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都说红军说话算话，公买公卖是实。许多小商小贩，就这样纷纷地开市了。

红军不但买卖公平，而且对穷苦的小商小贩，还有意识地进行照顾，买东西时总要多开一些钱，许多商贩因此得了不少好处。作买卖的不但没减少，反而比往常增多，市场上熙熙攘攘，显得分外热闹。

### 秋 毫 无 犯

贫农吴朝英（汉族）种有不少的白菜，红军需要菜吃，就来向她买。卖多少菜给多少钱，分文不少，总共卖得一百二十多个毫子。钱金凤（汉族）家卖了两只鸡，红军就给了二块大洋。贫农李振清因不了解红军，躲到山上去了，红军将他家种的白菜、萝卜拔来吃了，把钱放在菜兜上。木匠杨老六（汉族），也因不了解红军，带着全家人跑了。红军住在他家，因缺乏粮食，借用了两石谷子，走时主人还没有回来，红军就把钱委托邻居龙顺弟转给他；红军在他家煮饭时不小心，打破了一口锅，也赔了四个毫子。红军在山上取了大批稻草垫铺，有时找不到主人，就把钱包好，放在草堆上，并留下条子向主人表示谢意。

剑河城关柳利寨，是一个苗族村寨。驻柳利寨的红军除关心群众生活外，平时不乱进苗族群众的内房，借点东西，一定要征求主人同意之后，方才动用。有一个苗族佃农出外给地主做工去了，听说红军来了，他急忙回来把家里的两头肥猪赶走。刚把猪赶出不远，就碰上了红军，他猪也不要了，拔腿就跑。红军就帮他把这两头肥猪赶回来，给它喂得好好的。苗族老奶李老仰听说红军要来，不知好歹，就往山上逃跑，把家里喂的两只猪也忘了赶走。他躲在山上老是放心不下，生怕被红军杀吃了，就硬着头皮跑回来。到家一看：嗨！红军好得很，不仅没有杀他的猪，而且还帮他喂猪食哩。红军见她回来，笑着说：“伯娘！你看我们给你喂的猪是不是瘦了？”老奶心里非常感动，连声说：“谢谢先生，早晓得你们这样好，我就不跑了。”

城关附近的下寨，全是苗族，因被反动派恐吓全逃走了。中农刘报耶皎因逃走得匆忙，连家里的两条肥猪也不要了。猪没有人喂养，在野外到处乱窜，红军以为是地主的，就拉来杀吃了。过后，红军听说是苗族群众的，就亲自跑到下寨访查。因刘报耶皎不在家，红军只好把下寨的群众找来，给了钱，并请群众转交给他。红军在苗族张良胜家杀了一头百多斤重的猪，给他二十一块大洋，比市价多出六、七元，因张良胜不在家，红军就托龙老奶转交给他。

### 革 命 的 宣 传 鼓 动

红军一进城，就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，发传单、贴文告、写标语，“工农不要害怕红军，红军是工农的军队！”“苗家客家团结起来，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！”“打倒压迫苗民的王家烈！”“组织自己的阶级工会！”“打倒土豪分田地！”街头巷尾，到处都写满了。

红军入城第二天，在场坝上组织军民大联欢。参加联欢的群众很多，都是一些小商贩、小市民、小业主，手工工人、农民等受剥削受压迫的人们。人山人海，热闹极了。

有些老人和妇女，平时不易出门走动，都被红军請去了。在联欢会上，演出了几場戏。这些戏剧都是用群众喜闻常见的形式表现的，以群众所熟习的生活为题材，反映了群众受苦受难的悲惨生活，以及地主、国民党官吏的剝削压迫罪行，非常生动感人。戏演完后，红军还对群众讲了話。大意是说：“我们演戏是给穷人看的。穷人过去受苦多啦。我们红军是来保护穷人的。大家起来打倒土豪劣紳，支援红军的斗争。”

此外，红军还挨家挨戶的串門訪貧問苦，或用座談會的方式調查土豪罪惡，宣傳黨的政策。在現在的縣委會門口、柳川公社門口和柳利寨三處，都開過小型的群眾會。在柳利還專門召開了少數民族座談會，着重講解黨的民族政策。

### 沒收土豪財產

當時劍河城里的地主有：丁培生、丁茂生、洪玉齋、蔣玉朋、李平階、黃士佐、陳國生、丁萬發、全沛生、雷文州、舒老岩、龔子相、李者明、楊繼川、張學文、楊如元、楊銀寶、周伯西等。其中最大的土豪是蔣玉朋，他家有錢有勢，單是田地，年產量就有二千多挑，此外，還經營大批的木材生意，又兼放高利貸，他又是國民黨的偽區長和鎮長。其次是土豪丁培生，他是偽縣府的什麼付指揮官，又是有名的大匪首，有一千多挑產量的田地，並做大宗木材和鴉片生意。其他地主至少也有百把担產量的田，許多人還開設有商號。紅軍了解情況之後，就着手沒收土豪的財產。城內城外被沒收的地主，大約有三四十戶之多。

地主張學文害怕受到懲罰，早就逃跑了，只留其母親在家看守財產，紅軍根據群眾揭發的情況，勒令他母親把剝削的財物交出來。這個地主婆十分狡賴，一問三不知。後來看到勢頭不對，才交出大洋二百元來，企圖敷衍了事。最後紅軍沒收了她的全部財產。土豪歐樹華一家也畏罪逃跑了，只留下他的煙鬼母親守家。紅軍叫她交出財物來，她口口聲聲推說“自己不管家，不知道”，之後又東拉西扯，不老實說出真情。最後說他家的東西藏在對門河。紅軍就押她過河去找，她是一個煙鬼，又是一個小腳女人，在過橋時煙癮發作，搖搖晃晃，身子一歪就掉下河里淹死了。群眾說：“她是一個母老虎，一個可惡的魔鬼，這樣死了真便宜了她，不死我們也不會放過她！”

“財主家的東西藏在那裡，我曉得。走！紅軍先生我帶你們去。”這是苗族老奶錢金鳳講的話。錢老奶是地主李毛蟲（混名）的雇工，飽受地主的剝削和壓迫，終年勞累還不得一飽，住的是地主房子牆外搭的一個小茅草棚，僅可以遮風雨，日子過得很淒慘。紅軍來了，她聽了宣傳，受到了教育，知道紅軍是窮人的軍隊。當她聽到紅軍要去打土豪，就自告奮勇，表示願意出力，她帶着紅軍到李毛蟲家，把地主藏的幾頭大肥豬拉出來給了紅軍；又引紅軍到豬圈里，把地主藏的鹽巴全部取出；還協助紅軍把地主藏在地窖里的大批穀子搬了出來。

### 分配斗争果实

第三天，紅軍就在偽縣府門前的廣場上召開了群眾大會，分配勝利果實。廣場上搭起了台子，台子前面鋪了若干張大晒席，把打土豪得來的東西，都一一清點放在上面，有衣服、被子、布匹、糧食、家具，吃的用的樣樣都有，到會的群眾有三百多人，非常熱鬧。先是紅軍講話，大意說：“我們紅軍是打富濟貧的，打倒土豪分田地，我們窮人才有好日子過，大家不要怕”。說完就把東西當場分配。李安德的母親分得一床棉絮，

一团麻线，一件棉衣和三斤多猪肉，因年老拿不动，红军就亲自送到她的家里。当时分得胜利果实的人很多。老西街的吴朝英老奶、龙老奶、吴继高和明金方，仅谷子就分得二、三石之多。分东西时，一般都注意到尽可能满足群众需要。苗族龙老奶去的较晚，只分得一点肉，她嫌瘦了，要求调换，红军就给她换了一块上好的肥肉。龙老奶后来与人谈到这事时，还连连称赞说：“你看红军多好，说要肥点，就给你肥的”。侗族老奶杨爱妹，当时穷得没有一件象样的衣服，红军看见后，就送她一件青衣，她自己舍不得穿，想拿给她的姑娘，但又嫌太大，红军就送她六尺多花布。这一次打土豪分果实，凡是城内的穷人，差不多都得了一些东西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。李万氏穷得连吃的都没有，当时分得一千五百多斤谷子和其他许多东西，后来它把这些东西卖掉，买进了二十多挑产量的田地。这次打土豪分果实，据了解到的部分材料，谷子有二万一千多斤，被盖五十多床，棉布八十多匹，其他东西更多，因过于庞杂，无法统计。

### 帮 红 军 碾 米

红军来到剑河之先，伪政府就派人把剑河城关的水碾全部破坏，企图使红军无法加工谷物。但敌人的阴谋并未得逞，碾子破坏了，群众就自动修复；碾子修复后还不够用，群众就借给磨子；磨子不够，就借给磨子；人手不够，群众就来帮助，城里的群众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来帮助红军磨谷子。不少群众还给红军筛米，老西街的吴朝英老奶，热情地帮助红军筛米，红军非常感谢，给她三升米作报酬。苗族老奶钱金凤过去一辈子给地主李毛虫当雇工，红军来了，经常到她家问长问短，打土豪时又分给她不少的东西，听说红军请人磨谷子，她把全家都动员去了，还动员了左邻右舍的一些妇女前去协助，前后共五天之久。每天吃饭时，红军都给她们送来大盘大盘的肉，表示酬谢。因饭菜太多，每次都吃不完，钱老奶就要求红军少打一点，可是红军不同意，反而劝说：“你们太劳累了，应该多吃点，实在吃不完，就当晌午嘛。”钱老奶感动地说：“你们太好了，想得多周到。”苗族老奶刘老娥也动员了一批妇女，如李老班、李老仰、李老阔等共数十人，帮助红军磨谷子。

### 给 红 军 带 路

红军要离开剑河了，城里各族人民有不少人去给红军带路。红军要求带到哪里，他们就带到哪里。汉族贫民曾德兴，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了，他看到红军对劳苦群众这样同情关心，渐渐由害怕转到热爱。红军请他带路到革东去，他答应了。红军带他到十字街营部里去，很好地款待他，他在营部里住了两天，红军每天给他酒喝，给他肉吃，晚上睡觉给他大被子盖，还让他经常回家去看。他回到家逢人就讲，红军如何如何招待他，对他如何如何好。临走的那一天，红军还特别跑到他家去，对他老伴黎金凤进行慰问，劝她不要心焦，好好地看家。当天，曾德兴把红军带到革东，在那里住了一夜，第二天红军叫他回家去。走时，红军还给他钱和一张路条，并告诉他说：“若是路上碰到红军，只要有这张路条就不会再叫你带路了。”他在回来的途中碰上了红军，就把这张路条给红军看，红军笑嘻嘻地拍着他的肩膀，说：“大伯，你太辛苦了，好好的回家去休息吧！”曾德兴回到家后，一家大小都高兴极了。他把途中所见所闻向家人说了一番，并连声赞道：“红军真是好得很，我这样大的年纪，才第一次看到这样好的军队咧！红军以后还要转来，那时还要分田分地给穷人咧。”除曾德兴以外，还有龙展富带路到台



江，黄道士带路到展架，张钟国带路到三穗，许金权带路到革东，唐信元带路到施洞，前后数十人之多。给红军带路的人回来，都不约而同地向群众宣传红军的好处，更增加了群众对红军的热爱。

### 地主的倒算

红军走了，地主们又回来了。他们看见家里的谷子被人抬走了，东西不见了，就向穷苦人们进行报复。大土豪丁万发、李平阶等回来，看见谷仓空了，衣物没有了，就叫他的狗腿子挨家挨户去清查，弄得人心不安。他们一进穷人家，只要看到有谷子，有好东西，不问清红皂白，全部拿走。老地主丁伯发带着保卫队到处搜查，到蔡兰芝（女）家，硬说蔡家“抢”了他的米。他翻箱倒柜，始终没有找出米来，就说蔡兰芝“通共”，拉她去吊打，险些把她整死。

剑河人民在痛苦的岁月里，都怀着无限思念的心情，盼望着红军早日归来。侗族老奶杨爱妹就对人说过：“我不怕地主整我，就是盼望红军早日回来。他们来了，我们穷人才有衣穿，有饭吃。”苗族老奶杨老贵常常想念着说：“红军走时对我们讲过，等他们二天回来分田分地。我是天天在等着，月月盼着。红军若是再回来，我们就不再受苦了。”

## 二、反排

红军路过反排时，有三名伤员掉队留在那里，其中有两位被反动派搜出杀害了。苗族贫农田报多、下中农吴报丢见反动派搜查很紧，怕留下的那位红军再被杀害，就轮流地将他背到山上藏起来，天天偷着给他送饭。为了使这位受伤的红军早日恢复健康，他俩还将自家的鸡杀给红军吃。由于他俩热情耐心的照顾，那位红军的伤势很快就好了，他又继续去追赶部队。